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一



據山東省博物館藏元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五  
釐米寬十二·九釐米

書序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鄒陽董鼎輯錄纂註



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壯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晦於論增助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具于下

昔在帝  
堯典



○念光宅天下將遂子位讓虞舜

○一篇故以吉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天下也愚按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

○追言作書之恩如此

○此所謂書序也如少頴圓昔在者篇首

之序語如此人

序

○七言古策書史官

○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

○側微堯聞也虞試

○編試之也諸難五

○一代政治

○一篇之義

○帝

○之聰明將使嗣位庶虞諸難作舜典

○側微堯聞也虞試

○編試之也諸難五

○一代政治

○一篇之義

○帝

○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九共九篇豪飲

○側微堯聞也虞試

○編試之也諸難五

○一代政治

○一篇之義

○帝

○之聰明將使嗣位庶虞諸難作舜典

○側微堯聞也虞試

○編試之也諸難五

○一代政治

○一篇之義

○帝

# 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矣陳仲重出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身稱而篇中亦有來高及亦曷言與時乃克懲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傳有言申臯使禹力其殘近如是而不知禹曷嘗無言臯

○臯

也分類狀土以命氏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士姓

○臯

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也

臯者之意見書中臯陶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廣帝舜申之說亦當疑之既不若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臯

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而他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

州事或曰成禹也也

因復申命禹曰水之源自序益稷篇以指臯

不是漢人作是周秦而後世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

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明辨欲

言不遇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

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明辨欲

言不遇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

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明辨欲

言不遇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

都如此說是序者本意今人多皆非其本意也

○禹別九州隨山

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

之流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

疆界既入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

山脈與水流通隨山即所以隨水

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江士作

隨與任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隨其

其所無是謂任士

大戰于甘者甚有在之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

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

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他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君子作乎

○愚謂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經文

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微此

予謂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

得射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

序之云云則爲贅矣所冠之序是非蓋相半也

○愚謂五子作歌可也作五子之歌經文

康農辟之強不敢正其罪而

誅之止責其廢職荒曠也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恤澑廢時貴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癸甲乙之序

# 先王居作帝告釐漢

纂註

商賜妣子營元都學帝告疑助

纂註

帝嚮釐祀治沃天航之上也○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毫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毫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 野作湯

纂註

商尹爲自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推尹躬暨

自衛

我

許漢孔氏遂以爲比

德而

在河曲之陽鳩滌在安邑之西升

乃辛

道明

大抵讀書多才工筆亦食肉畢竟內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

骨頭上相謂猶得些肉亦能多少占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

篇五

乃辛

無訓文要之入

之謗詬若

出其不意如何先生曰此

者皆

慕

升陑以戰訛事之

谷

篇六

于

戰地也序

篇七

于

誓師後卦

遷

于

毫

篇八

于

毫

篇九

于

毫

篇十

于

毫

篇十一

于

毫

篇十二

于

毫

篇十三

于

毫

篇十四

于

毫

篇十五

于

毫

篇十六

于

毫

篇十七

于

毫

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臘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之俘臘

臘實工終亦非聖人所急矣而亡

纂註

卷之三

曰桀走保二殷與寶國之常寶也。○桀載寶而行棄於三殷。○桀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可知矣。

○桀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 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地名

纂註

賈深縣新君不回歸以見

國人者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汨而害新政故亟開釋之若曰是役也順天命應人心不邇不殖官賞與賢共之非貪一出之利爲已私此心彰信久矣無以慚爲也王姑置是急日新頤德云云否則何但止於一慚哉廣哉斯言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仲虺之言而誰歟

##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纂註

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興天下更始序意欠明焉曰咎單爲湯既

## 咎單作明居

一篇

纂註

太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在殯太甲大丁之

典刑安訖太子太甲未立而既止太丁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

言奉嗣上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

守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

孟子也肆命祖后二篇亡

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故稱祇見厥祖而太甲立稱

言奉嗣上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

守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

孟子也肆命祖后二篇亡

而太甲立稱

言奉嗣上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

守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

孟子也肆命祖后二篇亡

## 三年復歸于亳思康伊尹作太甲二篇

按孔氏云相湯葬地也若未葬

之節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以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

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

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

之緣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旨不通

太甲終不變則伊尹知之向曰太甲之變天所與犯

尹安得不與之歸若其不变天所棄也尹安得私而與之復視

天之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爲伊尹○愚謂伊尹營桐宮爲大

甲居憂之所耳序則曰伊尹放諸桐豈可以成湯放桀于南巢

則之乎其君不賢則固可放亦此序啓之也○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篇

纂註

丁八年伊尹

書序

同上

之秋不布

同上

纂註

丁八年伊尹

皇甫認譜曰沃

丁八年伊尹

伊尹于毫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纂註

丁八年伊尹

纂註

丁八年伊尹

丁八年伊尹

卒年百有餘歲○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舊參隨讀何期也

○陳氏曰訓伊尹事以伊尹事訓沃丁也○李氏曰自稷而伊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

○自稷

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陟相太戊成毫有祥桑穀

其生子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卷三

王氏曰兆孚物者禍福持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為福應以不德

則為禍○釋文穀精也○孔氏曰贊告也原臣名○新安陳氏

曰咸乂者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按史記毫有桑穀之異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遂修先王之

政卒朝易罷問疾弟喪三日而祥及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

此數篇之意

畧可

想見矣○仲

亹子號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

河亶甲

王氏曰仲丁太

甲仲丁弟○祖乙圮于耿作祖

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以

纂註表氏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

謂

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長而大命者不至丁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丙伯而亨曰周人何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纂註

孟子所謂逆天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纂註

愚謂錯亂也姤

誓三篇

一年者十二年之誤也序本依故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三年觀兵十三年

代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於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誥僞泰誓乎

纂註

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

師師師

六年

事司馬子作

承展轉左

其

在工之時於一月戊午師度孟津則釋爲

牧野

作

中之惡

繆謬

于

年之惡

繆謬

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

千有二年齊君

於此

謂泰誓三篇非一

時一所所作序謂作

于一月戊午既爲十三

其日之事也

夫一月戊午

謂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

年之誤於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觀兵

車二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

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

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謂馬法

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

人也虎

纂註新安陳氏曰一車兩輪

故一乘車爲一兩戎車

三百兩兵車三百乘也輜車自在兵車之外纔言戎車則必有

輜車蔡氏乃謂二車故謂之兩誤矣

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

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二萬人也

○愚謂經無戎車而

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

爲此序款孟子

蓋亦本於此款

或以歸其事之太

纂註吳氏曰或以歸

非也史記本部武王克殷之歲歸兵西歸行狩

說政事作武成與固亦作歸得當以狩爲正

○武王勝殷殺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

序自相顧爲文未見意也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通鑑

江寧叟問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

雖不足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保之亦是有這事卓又曰  
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隧于旌恐未必如此又問文  
王如何曰似文王也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  
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粗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去  
斫他頭來衆若文王恐不肯恁地信也難說武王做得也是有  
未盡處所以東坡門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大過然畢竟是有  
未盡處又問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何不立之而必自立先  
生不答

纂註

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一名祿父紂自殺遂

言殺紂也。王氏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  
序述其始末以明箕子歸周之意。呂氏曰殷之當勝紂之當  
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

公之理也除天

人

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

歸以字當深

行縣其姓

箕子

國皆

室杜分陳以祭也

後拒乃知

意而不得不

辭也

葬也

○

又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

器也。

胡氏伸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

之類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李也器

之類皆分器也序單言宗彝惟以其李也器

身欲遺範百王未嘗踰其不欲歸周之

恩父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

遠國武王克商慕

之德以命巢伯旅陳也。

李氏括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即其地

也其日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東人納

之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

感也。張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子孫苟歸商之覆轍則其

朝又未可保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如孔氏之言武王自称

威德以命之耳如齊桓所以語楚屈完者適足致完

之有辭武王必不如此陳王之教命以命巢伯而已

有疾周公作金縢

纂註

此書述矯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

事大意全非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二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

考伯作旅巢命亡篇

纂註

孔氏曰巢伯

殷諸侯南方

之賈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

新安陳氏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

之

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

稱此意全非

○武王崩二監及

○

武王

謂之  
三監

纂註

孔氏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

言二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二監之謀也

纂註

陳氏經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

奉成王之命而昧敢自專也黜殷命絕

孔氏曰封於

言二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二監之謀也

纂註

孔氏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

之命

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纂註

孔氏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

言二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二監之謀也

纂註

孔氏曰封於

言二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二監之謀也

纂註

孔氏曰黜絕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

叔歸周

命

微子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叔歸周

命

微子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纂註

孔氏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

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金縢之後也王啓

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

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

周公

周公

周公

周公

周公

召

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

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

九子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

序之謬誤

因康誥篇首錯簡

以爲

時

見篇

是又按

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

以爲

序之謬誤

九子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

序之謬誤

因康誥篇首錯簡

以爲

其兆孔

子作也

兄

土在豐釐坐洛邑

使召公先相宅

作召誥

纂註

新安陳氏曰召公吉王序全

不言簡畧之兆詳見本篇

見本篇

不可攷矣

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

其兆孔

子作也

兄

土在豐釐坐洛邑

使召公先相宅

作召誥

纂註

新安陳氏曰召公吉王序全

不言簡畧之兆詳見本篇

見本篇

不可攷矣

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

能盡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管成周使來告下作洛誥

纂註

新安陳氏曰召公吉王序全

不言簡畧之兆詳見本篇

見本篇

不可攷矣

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

能盡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爲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

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陳氏曰書中畧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流播皆序之陋格之所合盡刪

○察叔既沒王命察

仲踐諸侯位

其

○察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作成王政

其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周公政

其

○成王既踐奄將

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

史記作薄姑篇亡

纂註

中國教化之。呂氏曰淮夷與奄成王淮夷叛矣此序復云多士言昔朕來自山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州所謂所歸也○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馬邦

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

纂註

新安陳氏曰序言立政歸在豐書云歸于宗

王撫萬邦至董正○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遷在豐書云歸于宗

猶作賄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纂註

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

此言

仁周爲東○孔氏曰肅同姓諸侯爲王卿士○周公葬于畢

纂註

曰周

周公在豐周公旣沒命君臣之以公旣沒故命君臣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周

書序

公既沒命君陳分土東郊成周作君陳

言分陝。新安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实全周以治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涉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爲之正長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作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

周郊

○作畢命

分居里者表厥宅

○康王命作冊

附見武成篇

○從作君牙

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解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序無所發明曰周王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亦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下

○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明但增一夏

天子不爲夏則或曰夏贖刑謂承喪治不聞變法周禮亦无死刑之

爲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序無所發明曰周王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亦然。

○穆王

王圭瓚作文侯之命

而此益以文經文止言相

○纂註

字爲句疑有以文

而此益以文

孔氏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

唐孔氏曰圭瓚兩相鬯之杓杓下

而此益以文

七州  
之疆  
始

雪門

洛平沂者

二龜石山

沂水又水出

山小沂詳值

沂水出東海

寶盡

東  
寶漢宇記羽山集  
山縣西北九十里  
經下有羽淵

蘇氏曰戰方曰河東

野蓋大野在徐之要

之東周無徐故屬

充

禹貢

附也向可據

荆州今東

郎曰挺字訓而  
釋和義則當從  
手考考子本文  
自有誤也

禹跨豫章之北繞州之西南康之東

呂曰禹之

接吳地記云松江行七十里

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

分處龍三江口已上三說同秦淮

大江之水

氏墨變其說以當系之江

小江之水

王介甫以為目

義與二江自贛陵

一江自吳縣一江

會稽

此數說皆無證

據人無據入之

故蔡氏不復

之入之

義未足據也

故蔡氏不復

之入之

萬首

也區里通



塞汗

者必  
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批諸國之  
通近西戎周秦漢唐出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  
及靈夏河西五郡為塞地乃可爾又嘗考之古今地志  
地即無黑水所謂孽黑水至于三危者三危山或云在  
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於南海哉  
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迹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  
嶺直至終南大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  
西此界上漢人所謂斷匈奴古有以其不與西戎相  
當有瑞蔡氏下

按孔傳西距  
河王肅云西據黑  
東距西河孔疏曰雍  
州之境被荒服之外  
東不越河而西踰黑  
水王肅所言得其實  
孔疏云西距東據嘗  
譏也 鄒曰以河內皆  
謂之黑水

王炎 雍州  
曰閔中

南渭河

地志弱水亦謂之  
披河 林田  
弱水使之西  
勢之不得大  
其泛溢者  
之害及禹因革  
西而導之使西  
行其所無事

渭水出首陽縣渭  
首事南空

李冰秦時人

## 賦下中

周禮一易之田家三百  
畝再易之田家三百

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  
正賦第一同如周官田一易兩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

而間歲第二等中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閏

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  
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吾

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

九州皆然何獨於冀豫梁四

七第

爾雅環林美毛說文璆珠也孔傳璆玉名韋昭郭璞釋為

紫磨金剛字漢書

璆音留

秦傳訓作  
璆與球通

西傾山後世謂之  
瑩山桓水一名白  
名墊江水地志西  
在臨洮縣西南水經  
西傾之東水出焉  
入于雍

禹水東

夢左傳漢書皆

平去二音

才九百里壤子

虛賦

雲土六下王氏說

王義江陵之下

岳州之土是雲

隋

王

周

主

周

周

周

夏曰北

楊州曰

於楊少  
田又加於楊少

左傳僖五年  
耳對楚子羽毛  
為平居地生鳥

其波及晉國者  
君之餘也棄二  
十六年声子曰如  
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僖十八年鄭  
伯始朝于楚楚  
子賜之金既而悔  
之曰無以鑄矣  
故以歸三腫

奇古早加我反  
守厥寃反

語見左傳之  
年言富而  
之也

出齊經云

日景山至琴  
山凡三晝有三  
獲多礪礪

周禮春官司等  
彝臚齊編貯  
註云以茅縮岸

也

玄  
爲先也  
所產不無  
木柏葉松身磣砥皆磨石磁以細密爲名礪以麤攜爲  
中矢鏽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箭礪也  
鎧蓋竹之者其材中矢之箭肅慎氏貢砮者是也  
未詳其他地政貢箭礪也  
之所以示也  
之管子

毛疏縷是新綿夏曰  
諸儒皆以織縷為  
細綿或謂織即所謂  
黑綿白縷者則織縷  
或為二物亦不可知

周官戎方豫州  
利漆林綠泉

王氏曰果於豫

巴蜀

孔疏戎方豫州甘  
鎮曰華山則華山在

豫州境內梁州不得  
有其山但其境東至  
華之南而已

經華胡化反陸文朗  
瓜反後同

唐玄度九經字樣  
本作華上從山經典  
相承作華

夏曰岷在汶山縣西  
湔音箇

劉仲馬云有蠻夷曰  
道稱道則不稱縣

別皮列反

鄭音皮

郭璞云洮水自西  
都木縣榆山西流

更流

夏氏曰地理卷江源石  
都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宣之類歟

之類歟

而於

日

樊孔氏但云二山名鄭氏謂二山  
何所處而云輿地記皆云在

王氏等氏蘇氏

又按孔疏於此引詩自土漆源發志漆木出扶風漆縣十三州

東謂此漆沮注涇水之、

三州記漆木出漆縣者

孔傳漆沮亦曰洛木也志

水西洛木始入于

渭縣

沮千金反

小地志

分富平縣屬韓州  
武牙縣今屬乾州

渭大而濶注小其寺從山也終南山今水  
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地志在扶風  
名岐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岐山也終南地志在扶風  
萬井縣志扶風武功縣今山爲惇物在豐  
軍萬井縣志扶風武功縣今山爲惇物在豐

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  
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

金改万年為咸  
寧今為奉元路  
倚縣  
蒙既旅之文孔說

廣平下濕尔  
秦地秦信

林曰敦煌郎  
危在瓜州之  
至不服用林  
又安敦煌後五  
代

看  
亦

卷五味末

孫氏

書

龍門峽

山名伊闢

二貢道林氏著

漢延熹中西羌犯

塞段紀明詩之危

出塞至積石而還

本經龍門在河南皮

氏縣

董鼎曰天下大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

九水惟河為大水患

惟河為孽異當河

之流而充又其下

流之入海必故焉

功役自莫而

之流亡

疏濬而以

自渠而壅於河

之源始於河終於河

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河順  
邢如欲用此  
鹹水其閼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丈  
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  
如此何也姑錄  
董鼎曰天下大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  
九水惟河為大水患  
惟河為孽異當河  
之流而充又其下  
流之入海必故焉  
功役自莫而  
之流亡  
疏濬而以  
自渠而壅於河  
之源始於河終於河  
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授西戎印

淮使李岱  
勘會州之河

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云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逆溜水淺難續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以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

之以備參攷云

西北之地自不可通處必自積石

西河

經涉龍門

河

止川

言

山

陳氏曰西傾之列伊洛淮謂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河濟下所經也。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略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實證

上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岐入海一節解猶未盡  
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積石導淤水一  
各言入于海欲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漢淮用下  
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

宿

地

若

止

陪

口

之

水

之

成

功

林

陳

說

是

獨

岐

入

海

一

節

解

猶

未

盡

朱之南曰弱水之  
王有四星今春  
真餘則北入杭  
沙  
呂曰二孔董  
本此至合  
至流沙則  
水之徑流不  
言名發也  
沙  
沙

出荆三  
其元唐  
一屬

泉縣金  
牛鎮  
夏曰源

嘉慶元

嘉慶元  
歲不言過  
而言如首  
入明非他水

日朝南流多水

議楚城  
又漳海  
見宣山  
年達羽  
委及達  
澗見昭  
澗名州  
音神童  
夏水合  
二年贛

留向反

通地海  
即秣陵  
京口  
崇湖漢  
書註在  
庐陵縣

小泉始生  
萬葉東南  
活全漢中  
行馬漢  
夏曰江漢  
西而東漢在  
之北與江合  
則翁折而南  
武當縣今屬  
襄陽府均州  
寰宇記浪  
在均州節鄉  
縣

沙  
房江源北三  
十五里一名集  
湖

曾曰漢孔

為澧水導

澧為澧陵矣

水為九江之一

江水又不至澧

陵意禹時澧

陵乃江水所至

之地如春秋之

豫章漢之潯

陽江夏皆在

江北而後述則

在江南也

沙下

水也

既與其一則非

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

書載岷山導江止東爲中江入于海若中間更用工夫如何

得厔畧賀孫潘家導兼正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

禹治見甚用

東爲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止至于敷淺原此皆禹旨

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

譏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

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从江

小注之說彭蠡則

口漢既匯

水者之匯也蓋既無一  
爲病者爲欲人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今  
遂其在耶抑姪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今  
甚名歎且河之所會添沮澗澗伊洛濫渭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則  
若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亦無味則  
説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  
江若洲別則漢九江之鑿吾旣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  
江之後便貢入也之別之爲而以累其  
其通之妄說也

其  
通之妄說也

以經之爲  
東衡字而正  
陵也。是漢水過三澗之例也。過九江  
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  
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坡澗山而逾于河以盡常渴之例也。以  
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旣明矣乎。若更以他書考之。則山海  
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鄭。今按丹陽故爲鄭郡。其  
得名蓋以此則作鄭爲是。入江彭澤西。李注云。彭澤平鄱蠡也。  
在鄱陽彭澤縣。漢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  
之屬縣。今之南陽也。有碑云。三天子都乃在東南。共東南而西。

君  
仙去東原  
丹

漢於六於至  
龍書或作之  
隸並有二音

夏禹四海既定以

下皆所謂九州也

同也

陳大故曰各州  
唯奉一禹此總  
結之以見九州之  
所同如宅土既生  
唯見於克讓故

桂木通道已  
已有陂障而无決瀆四海之水无不會同而各有所

漏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无不平治也

平而復疏滌其源爲經父計也。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

九州同風万國共貫。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

益與既結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客得其所而不相亂有

之族山川見於契  
著改姓九山刊  
改換之各州所

同先別而後同也。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

五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既尊測小者无不順矣高丘

九川則卑者无  
九川所

九川澤玉無休  
九州川澤不止  
是也故以九川  
澤之將墮德之

桂木通  
本也治  
音声周

金

主土交正官

水氏

桂木通  
本也治  
音声周

足知之  
間也皆平淺回  
乘除方  
大縮

# 于海內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近遠故言有淺深也  
謂之聲熟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化林氏曰振率於此而遠者聞焉故

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

# 于四海內

薛氏說

既正禹以玄圭爲寶而告成功  
于舜也冰色黑故圭以玄云  
被如衣之被覆湖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漸被暨皆  
言聲教所加無分遠近輕重特變文耳。陳氏大猷曰聖  
事所治洋

川域

規模言之自古以來所化則無内外

中七

左傳書  
國今  
令下至  
寰宇記之  
為鄂有邑編  
甘亭

夏官司馬去凡  
制軍百有二千  
五百人為軍王  
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三軍小國一軍  
軍將皆命卿

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也。徐奄之類也。

觀音西禮二  
館音西禮二  
觀音西禮二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一人，六卿六鄉平居無事，則各掌其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生方伯，自不能討，然後天子以出，而汉書特注之。

釋文反龍又疏

漢書  
居士  
以爲主也  
疏云  
近之

天子巡狩  
行之

禹之道  
行之

陳穆曰恭之一  
字爲此篇之首  
頌啓之恭敬  
禹之祇祀也  
貢當

文獻子社之祭  
爲重刑况盤  
庚剗珍威之  
無遺育彼亦  
輕重二刑也

周禮  
男子分  
子入于春  
謂坐為蓋賦  
爲奴者輸於  
罪隸者於橐  
人之橐也周札作  
奴字後从橐二  
字當爲言義  
第秋官掌  
男子之舉為  
輕刑為上

夏日  
別中兵屯  
周禮

之攻于方  
不攻于方  
之正攻不恭命  
御非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以甲  
十二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  
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敵是車左主射  
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  
也御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善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  
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捐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之攻于方  
不攻于方  
之正攻不恭命  
御非

王篇敵側鳩  
反矢之善者因  
戮殺也禮曰  
射食妻  
射真七賜  
及直殺也  
詭遇也以  
云無見解

之攻于方  
不攻于方  
之正攻不恭命  
御非

王篇敵側鳩  
反矢之善者因  
戮殺也禮曰  
射食妻  
射真七賜  
及直殺也  
詭遇也以  
云無見解

之攻于方  
不攻于方  
之正攻不恭命  
御非

王篇敵側鳩  
反矢之善者因  
戮殺也禮曰  
射食妻  
射真七賜  
及直殺也  
詭遇也以  
云無見解

之攻于方  
不攻于方  
之正攻不恭命  
御非

王篇敵側鳩  
反矢之善者因  
戮殺也禮曰  
射食妻  
射真七賜  
及直殺也  
詭遇也以  
云無見解

後出不治  
賢而不  
以保並道之小康不幸而有大奸大惡如桀紂之暴則必有湯武者出奉天討而誅之矣此聖人公天下之心也甘誓之作此  
事運升降之一大機也帝降而王在此一簡王風一變帝德遂  
衰此讀書者因有感於此矣愚嘗聞之師曰禹傳子之後天下  
便是半死半活世界不恃人而恃法其弊固至此哉胡文定傳  
春秋謂孔子兼帝王之法當傳賢則傳賢當傳子則傳子此固  
正論然嫡可前定賢不可前定而亦何所守以定天下之民志哉  
傳子以嫡使民無異志而又教之得其道輔之得其人焉如聖人之於孝宣昭烈也愚謂堯以天下  
保之

國君之名  
左傳注云羿有  
窮君之號

林邑禹都河

北安邑

陸又曰孟子亦

言逢蒙學射

老射彼羿

乃逢蒙所殺

此羿乃寒浞

殺故知善射

者皆曰羿也

昌五字之號

謂其先閭而用

之則已至勝地

而道之也

舊聞逐羿而

子曰

且有神

君亦善射  
得返遂  
杯氏曰觀左傳魏絳數羿之失曰淫于原獸  
氏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以投  
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  
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又曰禹都安邑河北也  
作歌御詩  
新韻小序只怨親親也小弁之說大而不怨也

唯

兒

作六

義人作危  
馬服驂之  
○陸氏佃曰天子之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陳氏經一此為  
章言國以民爲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爲本以見太康失紀由  
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

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夏是好踰  
神迷亂故謂荒

寵也禽荒詭避也荒者迷亂之謂酣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此亦禹之訓

康於益反

王首尾意

昭明如此而

字棟字也

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

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

林氏曰此但言

上章皇祖有

亡與

封於平里郡孔有叔齊

謂望言  
星日缺  
知非奇星  
滑以  
集七房  
星日缺

星日缺

天時  
日政典有言  
辭意貞誓軍旅之  
辭以屬下文者是  
力王室高弼子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  
行天罰尔其同力王室

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若五霸  
援諸侯以伐諸侯與辭袖其義迂也  
天子免

火炎崑崙玉石俱焚  
人集叫呼從罔治舊

敵愾亂變反

反

實

異

義

其勢  
小就

筆始

繁

我那

經

就其勢

筆始

繁

我那

經

筆始

繁

我那

經

夏臺史記索隱云：  
名皇甫謐云：地在陽  
翟湯翟元爲許州  
今屬均州  
陳經曰：德言令聞  
也

德言則  
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  
於夏臺而之危，屢矣。無  
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此史記言桀囚湯以  
苗栗喻桀，以莠批桀。古註云：追德善言，某切。原言反聽，聞自當作  
之。夏臺以戰戰，懼非幸之。經曰：德言令聞，惟王之

與

惟王之

不以聲色  
多盡

傳四

公合

說合

四傳

得言

也

按

傳四

有得

也

也

傳四

得言

也

也

傳四

今寧陵縣原  
府去毫百里

夏曰此言伐桀之役  
迨於民望非得已栗  
已不足懲也

之戴獨後日

此也葛七舉社  
八何侯復接  
師之

慶曰

此也葛七舉社  
八何侯復接  
師之

慶曰

纂謹

新安陳氏曰民

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勸  
以勸勉

古顯之

口昌

古顯之

口昌

人行善者  
因善者  
不善者  
推亡者  
善也

蘇說  
東坡  
秦  
推舉之  
林  
之說  
不如  
推舉之  
林  
之說  
不如

弱父

其來  
不在于  
變外觀其征伐之時唐虞  
存善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上雖降而道不降也

之民皆

所欲

而望

者非一日矣唐虞之四益

君臣易位天下之大

變

指遜氣象依然若

新安陳氏曰民

近天以

人推之  
未非也



昌黎公  
所人始德亦不  
生声矣

此心地人皆地便  
仁義相養之法事在內儀由外制心  
之規矩否先生曰只是留  
心於禮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此心觀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也  
德貴於日新故繼以懸昭大德而兼所離  
以自新其德乃史昭大德而偏行云兼所離  
不顯德富制乃史昭大德而偏行云兼所離  
八外昭不顯德富制乃史昭大德而偏行云兼所離  
全而則德而偏行云兼所離

卷之三

子若然亦以

於康復者

大過卦

順

上首姓

殺有

成湯

惟皇

裕

原則

中受

之則

字道

裕克

之裕

傳

裕

裕

裕

呂后章降產  
謂性若有恒德  
謂道也克經厥  
誠惟后修道之謂教  
也修与縕互相發明  
非外有以之固具  
所文修之縕之而已

中也然日  
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

曰此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他日考之自見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則性爲君之道明而謂之性之職矣廢後乘

周曰年  
上虞曰載  
子返曰各  
羌事示不  
相襲也  
孫克翼歲  
取感星行次也  
祀取與時祭祀一  
也  
年取禾  
穀一熟也  
載取萬  
物終而更  
始也  
而為生  
趙氏述史  
程氏推  
孔傳

非罪不語  
有九論之欲  
在

畫幾  
貧賤分

好看  
若是伊尹  
人甲也  
不是簡昏愚底人  
但欲  
雖是伊尹  
伊尹書及說命  
大抵分明易曉  
今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

歲商曰祀  
太甲也

也元  
畫者班同姓班  
辛攝而  
平太甲  
羣后

秋日吉者主長在廟不  
祭皆名篇莫及既  
葬虞祔辛延詣  
之從蓋於是始以卷  
神事之故祭則有主  
有尸而莫則陳聲  
已正經言祠而孔氏  
謂此莫無是理也  
使太宗居薄毛  
公湯也

如四變以載

非君即

年不祭

歲之近

小艱難

言烈

康告

曰嗚

詩曰殷監

不遠在

商之

天所

有

率而

正義  
序所  
引嗚  
徐生  
解州安

纂註

之存德  
德而  
未可量

之存德

德而

未可量

夏曰伊尹  
子孫第三  
湯代  
桀主桀也  
戰色事也  
不苟譖武  
南征北怨皆  
雲西覽所謂

百

手千

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

矣哉自毫

詩曰殷監

正義

命天

也

率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